



夏小正經傳埤解

天

□ 12
3804
1



荒陽先生撰

夏小正經傳埤解

時習堂藏

新刻夏小正埤解序
上帝無為而臨民。神聖其
代之。宓犧之於佃漁。神農
之於耒耜。黃帝之於種藝。
放勳之授時。重華之齊星。
皆是也。矣。五穀桑麻也。由
此而生。奎木鳥獸也。由此

而殖。禮樂祭祀也以行。軍
旅征罰也以治。秦漢以降
則不爾。先王務本之道稍
墜於地。學者逐末之俗滋
蔓於世。無用之辯是售。不
急之察是銜。不惟舉其口。
輒簡於筆。冊於書。至若此

篇。乃弁髦不啻。吾之荒陽
先生者。道德之師也。性兼
文武。志存格正。括囊自守。
不求世交。退修本實。名教
為任。嘗討論之暇。著夏小
正。埤解。如其淘汰。則讀者
自瞭然。有夏之政教。今日

可行者。於焉乎有焉。可不
謂有功於聖門哉。嚮將上
梓。中路而瘞。予謂奎滕不
啓。則周公之德。何以顯。成
王之靈。何以感。此篇永陸
沉於書簾。恐先生之勤
勞。徒茂如。而後學之教導

遂托格矣。所謂懷其室。反
遠其國者。庸不類乎。向日
有助其費者。更付剞劂。而
公諸天下。與近世所刊行
之紙上空談。如載唐山之
類。風夷狄之鄙俗之冊子。
豈翅霄壤。政堯不堪其任。

然聞此舉也。歡而不寐。因
忘固陋。敢述一端。以冠卷
首云爾。文化戊辰五月
榭原政堯撰

源道別書



刻夏小正經傳埒解序
蓋小正者。夏后氏舉時物。以道濟天下之
遺經也。後進之曰天下國家者。毋有不因
焉。雖今之欲令民人飽食煖衣。而行孝悌
者。亦宜然。然輓近之所謂鴻儒石師者。則
錯而不講。所以不免虛腹張口之誚也。奚
由然。則以其身長汗雨袂幕之地。而日夜

數朱門紅樓。與黍稷之苗。玩之於盆中。蠶桑之土。弄之假山。故已矣。是以其論道義也。如鄭人爭年。其說經濟也。如高陽應圖屋。非不螭為美。而施諸政刑。則恰持擗葉之衣。麥麩之餅。以招于市也。不避者幾希。吾盟兄荒陽先生。獨不爾。幼而居草莽之中。兒戲恒跋涉於梁田。於麥隴。而四時之

變化徧占。是故其於學。亦復殊異也。人或謂先生曰。方今文運日將。振振學士。郁郁是競。就中特為不售於時之為。可謂濶於事情。弟子病旃。先生盍少貶焉。先生啓齒而曰。毋懲一年之滂。輒洩水樹黍。吾豈敢。吾豈敢。其門生玉田周之。與二三子相為謀。乞其緒餘。而上木。以公先生之學于世。

於是先生乃許以此書。健亦與讀之。即謂其徒曰。仲尼對顏淵也。首以曰行夏之時。則先生意其有旨哉。其有旨哉。趨附于剖

剝。
寬政五年癸丑春三月下毛小澤健於日本橋南岩倉巷僑居力疾撰

中村信良書

附錄

一司馬遷曰。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
一鄭玄曰。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存者有夏小正。
一方慤曰。夏用人正。故其書以之。孔子以夏時稱之者。以人時得其正也。
一金履祥曰。小正者紀候之書。謂之小則固非其大者也。其亦夏時之一端與。聖人得之以說夏禮。則必有大於此者。單子曰。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做曰。收而場功。峙而畚揭。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於司里。然則舉一端而推。所謂夏時者。當必

有制度教條之詳。不可得而聞矣。

一傳崧卿曰。崧卿少時讀禮記。著孔子得夏時於鄭氏注曰。夏四時之書也。其存者有小正。而鄭注月令引小正者。入辭大抵約嚴。不類秦漢以來文章。信其爲有夏氏之遺書。顧欲睹其全未之得。政和中閱外兄關澮藏書。始得而讀之。星昏旦伏。見中正當鄉。若寒暑日風冰雪雨旱之節。草木梯莠之候。羽毛鱗羸蠕動之屬。蟄興粥伏。鄉避陟降。離隕鳴响之應。罔不具紀。而王政民事繫焉。蓋夏之月令也。志時之有是物。徃徃以見言之。豈謂據人所見者辭固當爾耶。關本

合傳爲一卷。而不著作傳人名氏。按漢唐藝文志不載。惟隋志有其目。曰夏小正一卷。戴德撰。疑澮所藏。卽此書。後讀孔穎達禮記正義。其疏月令注曰。夏小正大戴禮之篇名也。因求集賢所藏大戴禮版本。參校信然。漢唐志旣錄戴氏禮矣。此書宜不別見。抑不知取戴禮爲此書。自何代始。意者隋重賞以求逸書。進書者遂多以徼賞帛。故離析篇目而爲此乎。有司受此又不加辨。而作志者亦不復考。且小正夏書。德所撰傳爾。而隋志云然。可謂疏矣。德西漢梁人。與聖俱授禮后。蒼號大戴。嘗爲信都太傅。而集賢大戴禮

其前乃云漢九江太守戴德撰以儒林傳考之爲九江太守者聖也書藏集賢蓋久率無有正其訛謬者使世亡漢史而大戴禮獨傳後人渠復有知德爲信都太傅者歟由是知前代書因陋承訛流傳及今不可復辨者蓋多矣豈特是書也哉關本戴禮皆以夏小正文錯諸傳中渾渾之書雜以漢儒文辭醇駁弗類且所訓疑有失本指者乃倣左氏春秋列正文其前而附以傳月爲一篇凡十有二篇釐爲四卷名曰夏小正戴氏傳關本簡編失倫悉以大戴禮是正兩書互有得失或字衍脫不同則擇其善者從之仍注

其下而闕其可疑者大戴禮無注釋關本注釋二十三處懼與今注相糅則云舊注別之來者宜詳焉宣和辛丑九月

一陳振孫曰漢戴德傳給事中山陰傅崧卿注此書本在大戴後人從大戴禮抄出別行崧卿以正文與傳相雜倣左氏經傳列正文其前特附以傳且爲之注一危素曰素昔從翰林學士吳先生學禮得所校大戴禮先生曰猶幸此書夏小正存焉然嘗患其經傳相混而注釋未詳嗚呼古書之存者鮮矣而是書歷三代脫秦火而未至於泯滅况於日星之行氣候之節

國家之政。生民之業。具列於此。學者可不務之乎。句東史君季敷甫嗜古學。作夏小正經傳攷句。証以山陰傅氏本。及采儀禮集解參究同異。附以釋音。復取先儒解經所引小正語。及事相附近。可以考訂者。隨事疏於傳文之下。脫行者列叙於後。即其采摭之詳。訓詁之密。非篤於古學不能然也。素以使事求史館遺書。過句東。得是書於君子塾孫。讀之旬日。乃因其請叙於篇端。

一王禕曰。夏小正世以為夏書。其書在大戴禮中。傳之者戴氏也。鄭康成為之注。或曰。盧辨注。謂為鄭氏非

也。潁川韓元吉氏嘗以范太史家藏舊本校定之。然與故所傳關本訛舛不同。會稽傅崧卿氏又據關本而為訓釋。實多所補正。及考亭朱子集儀禮。尊信小正而用之。經其論定者。旨益加明矣。今括蒼趙君復集諸家之說而為之解。於是為尤詳密者也。以予論之。小正之為夏書。不可無疑者。孔子定書。斷自唐虞。虞書以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為重事。小正其遺法也。孔子嘗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及答顏淵以為邦曰。行夏之時。而作春秋。用夏時以冠月。其有取於夏時如此。設小正誠夏

書則在孔子所必取。然而不與禹貢同列於百篇何耶。鄭氏謂夏時者夏四時之書。其書存者有小正。則以小正爲夏書者鄭氏也。不信聖人而漢儒是信。不可耶。禮記月令漢儒皆以爲周公作。而其中襍有虞夏商周秦漢之制。殆漢末諸儒採呂氏十二月紀。淮南子時則訓等書爲之耳。大戴禮之有小正。小戴禮之有月令。烏知其非類耶。或曰。呂氏據夏小正以正四時。或曰。小正具十二月而無中氣。有應候而無日數。至時訓乃五日爲候。三候爲氣。六十日爲節。因小正而加詳也。意者小正特出於月紀時訓之前者。

耶。是則以小正爲夏書。誠有可疑者也。趙君之言謂鄭氏以小正爲夏書。本無左驗。所記昏旦中星與星之見伏。率與月令月紀時訓不合。唐一行推以歷術。知其實在夏時。其爲夏書無疑。是又不然。天雖高。星辰雖遠。苟求其故。則精歷數者悉所能考。蓋自上古以來。天行日至星辰之次舍。其度數無不可知。況在夏后之世。安知非精歷數者逆考而遡推之。求其故以著於書。亦豈可遂信之而不疑乎。世以本草爲神農之書。素問爲黃帝之書。其果出於神農黃帝否乎。本草素問不可必其出於神農黃帝。月令不可必其

出於周公。則小正之爲夏書。予固不敢不致疑其間也。惜乎趙君已不可作。不得以予所疑者質之。然君之爲此書。則既考覈詳而論辨密。卓見絕識。往往而是。不其有可傳者歟。茅其真本。及所著他書。皆厄於兵。而此篇者。乃其伯氏。掇拾遺藁。重所繕錄。章句字畫之脫誤。不能無之。覽者擇焉而已。君諱有桂。詵仲其字。學行志業。具載宋太史所爲墓志。茲故弗道。而論予所疑者。序其書焉。

一王廷相曰。夏小正者。夏時之小記也。繹其辭旨。信爲古籍。周公之時訓。呂氏之月令。皆其流也。蓋古之聖

人。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昆蟲草木之化。驗天時授民事。此其要約爾。欽昊敷政。實所不可闕者。予讀諸家注解。病其疎謬穿鑿。是以稽其義之通者。傳之。闕其不可知者。以俟博達焉。月爲一篇。凡十有二篇。正德庚辰八月。

一楊慎曰。孔子曰。吾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學者多傳夏小正云。戴德曰。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曷以小之。掌故失其傳。太史遺其籍。宗國墜其徵。儒荒其訓。小之云者。弗詳之云爾。非其微之云也。昔唐典首授時。虞典首璣衡。首之者大

之也。何獨至於夏正而小之乎。春秋外傳單穆公嘗引夏令。又引時儆收場功時畚揭。營土功期司里。皆於天象乎取之。用茲以推孔子所稱夏時不啻是也。舉其全者大之與。惜無聞焉爾。古者紀候之書。逸周書有時訓。呂覽有月紀。易緯有通卦驗。管敬仲有時令。鴻烈有時則訓。同異互出。大抵宗小正而詳。還觀小正規畫遠矣。其昏且伏見中正當鄉候在星。寒暑風日冰雪雨旱候在氣。稊秀榮華候在草木。蟄粥伏漚陟降離隕鳴响候在禽獸。王政達焉。民事法焉。故曰。規模遠矣。小戴氏取呂氏月紀。改爲月令。著之禮

記。此周月也。儷於夏正法。非重習。然卷帙虛存。傳習者鮮。吁可異哉。戴德之後。宋金氏履祥。王氏應麟。嘗爲斯學矣。余病戴記本經傳弗分。二氏本訛謬未訂。乃左右采獲。以是正之。提經於上。抑傳於下。法當爾。非變古也。語曰。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存之。斯籍也。其宜存而不廢哉。

一繆泳曰。猷定字于一。南昌貢士。工古文字法。嘗憤世儒明知月令爲呂不韋作。乃尊之爲經。夏時孔子所取。乃反舍而不習。作夏小正輯注一卷。後客死杭州。遺書散佚。不可問矣。

一 聖也。初志于讀書。漸及至讀禮典。大戴記中有夏小正一篇。雖未知與隋志所載者異同如何。讀之再三。而猶俛俛乎。既不知其所適。庸遑乎論爲何之言乎。乃訪問諸先輩。而莫有以斯書爲意者矣。於是憤然以謂書而不可讀者。無可傳世之理矣。復讀回環。殆百遍。微覺經與傳口氣有別。適聞有古人注釋之者。而寒陋末由讀奇書也久矣。乃後憑親友之寵。得其一二而讀之。抑斯書經傳渾殺。文字錯脫。古人既已病其難讀矣。宜乎今人不能用心於茲也。聖愚而不忍阿時好。而爲浮靡之學。徒費思於此書也。於斯有

年矣。稍以似有所得者。實所謂千慮一得。以作經傳埒解。極知杜撰億斷固多。獲罪於有道。然宣王明堂。孰與有與阼目巧之室。是亦猶賢乎已。予旣作埒解。乃復得見傅氏危氏繆氏等之說。輒踴躍三百以意。雖不能爲崧卿氏之所爲。不能憤猷定氏之所憤也。於其志則猶不可謂相斗絕歟。然乃曰得同志於數千里之外。數百歲之上。亦豈不可乎。脫其王禕以爲可疑者。其論詳則詳矣。而徒理是推耳。至其引本草素問月令之疑。仍以欲併之瑕殄。則誣亦甚矣。凡讀古書者。顧辭氣風韻奈何而已矣。放於

理如彼專則雖五經論語若莫有可全取者然是故
 信疑學問之樞機也。大氏學者信而後能疑疑而後
 能通通而後實信焉。不敢信斯不敢疑不敢疑斯何
 有通之日莫有通之日則不捨奚俟。且夫以疑捨者
 非矣。明其可捨之義而後捨焉。是之為得也。要在
 乎得學問之方與否而已。蓋古聖經有所不盡者固
 其常也。請嘗試舉其煥如日星者。春秋夫子筆削之
 書也。然日食之記如未嘗認者然。是以後世歷筭之
 徒妄以為上世歷學未闕。聖人未嘗講筭術矣。殊不知
 日食之如不可前知者。即是教之所存。而春秋之

所以為春秋亦復有於茲矣。予也欲使一二子疑其
 宜疑信其宜信。且當為斯解不得不雪冤。一二及此
 者不得止也。

一在昔聖帝明王之仍時敷政於天下也。昉於唐堯之
 尚義和。而其在方策者。夏有小正。商有王居明堂禮
 周有時訓。有月令。至秦而有呂氏春秋。漢有淮南時
 則訓。唐亦有唐月令。小戴記所載之月令蓋取諸呂氏春秋也。遞相祖述
 而損益更變之。而其古而雅也者。莫古雅於小正矣。
 是其欲因古而御今者。所以不可不讀且講也矣。
 一小正之節物。與他紀候之書所載較之。或有我先於

彼彼後於我。我後於彼。彼先於我者矣。如有我略之。而彼詳之者矣。事物同而名稱異者。又有焉。有者有矣。無者有矣。夫有有無同異詳略者。以世代之舉錯。方土之用捨。有殊別也。夫有先後者。地理有南北。與季節有古今之故也。所謂有世代之舉錯。方土之用捨。地理之南北。季節之古今也者。古昔稱蘭。李唐珍牡丹。陶淵明賞菊。周茂叔愛蓮。橘枳以南北化生。蘆荻以攝勢變名。踰汶貉輒死。渡河豕渾白。屈平之楚辭不賦梅花。小倉之百首無詠黃鳥。漢土古者無稱櫻者。而近來乃有焉。本邦則自古在昔賞美之之

類是也。此乃五雅方言。其他世訓詁之書。所因而興也。今羅列諸家之同異。其可舉者於各條之下者。亦但爲欲使後生。知雖天地萬物千古一也。本是活物。是以時習之道理。亦在其中矣耳。古人既有其說。併列于左方。孔穎達曰。漢初驚蟄爲正月中。雨水爲二月節。至後人事稍變。故律歷志雨水爲正月中。驚蟄爲二月節。由氣有參差故也。又云。劉歆作三統歷。改之。又古歷穀雨在清明前。今歷案通卦驗。改穀雨在清明後。楊慎曰。呂不韋月令。自東風解凍。至水澤腹堅。後魏始入曆爲七十二候。其所載與夏小正淮南

時則訓管子汲冢書互有出入朱文公作儀禮經傳解備引之予又見王冰注素問亦引呂令七十二候與今世行呂氏春秋及曆中所載不同如桃始華為小桃華雷乃發聲下有芍藥榮田鼠化為鴛下有牡丹華王瓜生作赤箭生苦菜秀作吳葵華麥秋至作小暑至半夏生下有木槿榮蟄蟲坏戶下有景天華惟易通卦驗亦載節候而其書今亡類書所引若條風至而楊柳津景風至而博勞鳴蝦蟇無聲涼風至而鶴鳴閭闔風至而蜻蛚吟日至而泉躍泉躍即水泉動也可考古今節候之異

先賢注解書目

- 一夏小正傳 一卷 漢 戴德撰
- 一夏小正戴氏傳 四卷 宋 傅崧卿注
- 一夏時考異 一卷 張方作
- 一夏小正辨 一卷 吳觀萬作
- 一夏小正傳 一卷 朱申作
- 一夏小正經傳攷 三卷 史季敷作
- 一夏小正集解 一卷 趙有桂作
- 一夏小正集解 一卷 明 王廷相作
- 一夏小正解 一卷 楊慎作

一夏小正補解

一卷

顧起經作

一夏小正傳

一卷

金鏡作

一夏小正輯注

一卷

王猷定作

右朱彝尊所錄書目也。予之所見者僅其一二已。爲他日求索記以傳焉。

附錄畢



夏小正經傳埤解春之部之五周斷天官宰夫令綴吏

漢太信都太傅夷吾戴四德延君傳並

皇和武藏處士八五邊之望萬夫埤解康

夏小正

傳曰何以謂之小正以小著名也。可見先王敬小

此傳俗本錯在正月末而無小著之小及可見以下六字今從華本補之且揭出於茲矣

夏國號禹受舜之禪改虞爲夏也。天官書曰。察

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又曰。以其宿舍國。是

正四時。索隱曰。卽正四時以治辰星之位。元命

包曰。北方辰星水生物布其紀。故辰星理四時。

宋均云辰星正四時之法柯維騏考要云太史公云免七禽曰小正曰辰星合而觀之小正者蓋取諸正四時星名也夫仍按許慎云小物之微也从八从小見而分之徐鍇云小始見也八分也始可分別也繫辭傳云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李玄祿云見小曰明日月五星之謂七正舜典作七政史記律書作七正律書又曰律歷天所以通五行八正之氣注云八節之氣以應八方之風也管子吾云四時曰正新書道術篇云方直不曲謂之正周禮天官宰夫令群吏

正歲會正月要注云正猶定朱熹云物以正為

常夫辰星一名小正者兼斯數義也歟

○正月金履祥正月上加春字揚慎云不知何據建寅之月也正月猶曰首月杜預云凡人君欲

居正故不言一月也

啓蟄呂紀作蟄蟲始振月令及唐月令同淮南振下有蘇字

傳曰言始發蟄也

楊慎曰月令二月蟄蟲咸動戶疏云蟄蟲晚出者二月始出故云咸動則正月已動矣

啓蟄曆家所謂驚蟄也鄭玄云漢始亦以驚蟄為

正月中。易通卦驗曰。驚蟄大壯初九。汲冢周書曰。立春之後五日。蟄蟲始振。是皆剛陽處下。而壯于

進之時也。方今驚蟄為二月節。律歷志之遺也。

鴈北鄉。

周時訓曰。雨水之後五日。鴻雁來。又曰。小寒之日。雁北向。呂紀作鴻雁北。月令北作來。淮南鴻

作候。唐月令作鴻鴈歸。

傳曰。先言鴈而後言鄉者何也。見鴈而後數其鄉也。

數計也。考也。小雅曰。鄉者何也。鄉其居也。鴈以北方

往來行言。心焉數之。為居。何以謂之為居。生且長焉爾。九月滯鴻鴈。先言

滯而後言鴻鴈何也。見滯而後數之則鴻鴈也。何不

謂南鄉也。曰。非其居也。故不謂南鄉。或謂鄉者緩辭

也。北方尚寒。不知滯也者。急辭也。北方已寒。可知也。

或謂以下二十六字。俗本作記鴻鴈之滯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滯者也。二十四字。今據高鉉夫所藏之本。訂之。

楊慎曰。月令曰。鴻鴈來。按舊說。鴈得中和之氣。熱則

即北寒。則即南。以就和氣。泊江湖洲渚之間。動計千

百。飛有先後行。則蓋知序之鳥也。故小正於其來則

曰鄉。去則曰滯。謹記之重之也。周月令七十二候。鴻

鴈得其四焉。

舊注云。北來則曰向。南去則曰滯。滯。楊氏讀為遞。

則更代之義也。戴氏讀為往者。猶離為麗。或為遇。

爲遭也。按汲冢以降諸家鴻鴈之章。先儒或失其解。鄭玄頗得之。但恨未悉其說耳。夫遭與滯通。濡滯留滯之義。欲去而未去之謂也。諸家鴻鴈來賓之義。正與之同。言凡仲秋自北方來之鴻鴈。濡滯乎中國之時也。故鄭氏於鴻鴈來下云。凡鳥隨陰陽者。不以中國爲居。於來賓下云。其客止未去也。孔穎達云。猶賓客暫留。陸佃云。言寓中國如賓客也。張處云。言來而得所。如賓之授館也。皆據鄭氏之說而更詳之也。其他陳澹謝肇淛則云。仲秋先至者爲主。季秋後至者爲賓也。斯說恰如陳塵飴

塗羹。而相戲嬰兒之談也。許慎高誘則云。賓雀老雀也。栖息人房戶之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賓雀。如由此說。則以賓字冠下句也。禮義疏辨之云。爵亦號嘉賓。賓爵之訓。不爲無據。而春秋孟仲皆言鴻鴈來。則詞複不若來賓之義。正也。又于賓云。八月鴻雁來。乃大雁也。雁之父母。九月鴻雁來。賓小雁也。雁之子也。十二月雁北鄉。亦大雁也。雁之父母。正月候雁北。亦小雁也。雁之子也。斯說雖似有其理。亦非授民時書之意也。蓋鴻鴈季冬則在南國。將來中國。始北向。及仲春乃來。至仲秋則在北地。

將歸南方先過中國也。是故中國鴻鴈之群聚季秋最甚。是諸家之正意。而斯經亦直斯義已矣。

雉震响。

汲冢曰：小寒之後十日，雉始响。呂紀月令：淮南亦在季冬，而作雉雊。

傳曰：震也者，鼓其翼也。响也者，鳴也。

以上十二字，坊間本作震也者。

鳴也，响也者，鼓其翼也。錯亂無可疑，今敢訂之。

正月必雷，雷不必聞，惟雉為

必聞之。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相識以雷。

汲冢以下，并雷乃發。

聲為春分之後，蔡邕云：季冬雷在地下，則雉應而雊。孟春動於地之上，則蟄蟲應而振出，至此升而動於天之下，其聲發揚，雷出有漸，故云乃發聲。餘冬序錄云：野雞知雷起，按雉為野雞，由辟呂后之講也。

震與莎雞振羽之振通。响與有飛雉升鼎耳而雊之雊同。

魚陟負冰。

周時訓作魚上冰。呂紀月令及唐月令同。淮南則有負字，可謂超乘乎諸家也。

傳曰：陟升也。負冰云者，言解蟄也。冰雖未解，地氣上

達而水溫，魚游水上如負冰然。

坊間本無冰雖以下十九字，今據說郛本補之。

農緯厥耒。

呂紀月令：淮南共於季冬謂之耒。耒，田器，即此事也。

傳曰：緯束也。束其耒云爾者，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

稗篇無用字，或云由字訛，按用以也。

古史考云：神農作耒，孔穎達云：耒以木為之，長六尺六寸，底長尺有一寸，中央直者三尺，有三寸，句者二尺，有二寸，其底向前曲接耜，則以金鐵為之。

凡作耒鹿者以繩束縛之使木揉曲也故曰緯耒
邠風曰三之日于耜毛亨云三之日夏之正月也
于耜始修耒耜也

初歲祭耒始用暢也

傳曰祭耒祭始為耒之人也暢鬯也

暢鬯音義並通詩暢穀豐本作

鬯穀者香酒也大雅和鬯一卣孔穎達云築鬱金之草而煮之以和秬黍酒使之芬香條鬯故為之鬱

古者先立春王將藉藉者藉田也古昔天子初春躬耕之稱也藉則鬱

人薦鬯周禮春官鬯人主之王裸鬯以上二十九字坊間本脫之今據說郭本補之周禮

春官太宗伯注云裸之酒也暢也者終歲之用祭也其曰

初云爾也者言是月之始用之也初者始也以上十八字

坊間本大失次序今從或曰祭韭也韭者菜名也許

禘篇及經傳通解訂之園有見韭園也者

則云春用韭獨斷云春薦韭卯內

園之燕者也坊間本脫見字及也者今據經傳通解補之燕猶遊又猶褻也小雅云式

燕式敖學記云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下四月見杏之傳燕字傲之

呂紀曰擇元辰鄭玄云蓋郊後吉辰也孔穎達云

謂之辰耕用亥日故云元辰也天子親載耒耜措之

參於參於月令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卿諸侯大

夫躬耕帝藉田按吉辰有上下故曰初歲耒耜藉

田之耒也故曰祭藉田之義詳見周語宣王不藉

千畝之章始者試也楊慎云桃始華蟬始鳴水始

冰地始凍始皆音試宋人詞褪粉梅稍試花桃樹是也按經中有也字者但此章及五月菽糜章耳所以然者共以自解經意文法不得不爾也

時有俊風

傳曰俊者大也大風南風也何大於南風也曰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殺必於南風故大之也殺坊間本作收今從說郭本正之

楊慎曰春秋內傳冰以風壯而以風出不聞曰南風以南訓俊惟戴氏為然月令東風解冰復與此異何也曰東風其常也故直曰東風解冰南風時有之非

恒也故曰時有俊風今老農占驗歲首數日南風以為大熟其相傳也久矣

俊者俊秀之義非常拔群之謂也下俊羔之俊同

寒日滌凍塗

汲冢以下共以東風解冰為立春之候然彼則用步歷之定數以記焉此則用俯觀之地法以識焉是其所以不全同也

傳曰滌也者變也變而暖也凍塗也者凍下而澤上

多也坊間本無塗也之也今從釋篇補之

戴氏滌為除去之義塗為雨雪載塗之塗者可謂郢書而燕說也寒日蓋曠日之謂也滌者蕩滌之滌也塗者謂沮洳下濕之地也禹貢厥土惟塗泥

之塗同。凡冬日冰凍之時。塗泥墳壙之地。最腹堅者也。稍入春。乃陰暄風寒之日。却克消釋。於焉地上潤澤。如以水浸灌然。土俗謂之陰解。且與前章相次。亦可以併考。

田鼠出。

傳曰。田鼠者。嗛鼠也。

嗛。獾。兼并通。釋獸注云。獾鼠以類。裹藏食。顧野王云。獾。田鼠也。

呂忱字林云。獾鼠。即獾鼠也。

記時也。

高誘云。田鼠。鼯鼠也。許慎云。鼯鼠。地中行鼠。伯勞所化也。釋獸曰。地中行者。廣韻云。田中鼠。廣雅謂之鼯鼠。方言謂之犂鼠。或云。鼯音全。起地成全。因名之。犂鼠者。起土若

耕之謂也。爾雅鼠屬。有鼯鼠。有鼯鼠。二物異類。但本草

鼯鼠之條。載田鼠。則田鼠即鼯鼠也。呂忱以鼯鼠與鼯鼠為一物。郭璞之徒。則分為二物。戴氏亦似為同物異名。諸家同異。既如此。其辨乃暫錯焉。斯章及三月。為駕之田鼠。以本草綱目所謂。狀如鼠而大。脚短尾長寸許。目極小。項最短。其身肥多膏。黑色。尖鼻甚強。穿地中而行。能壅土成全。見日月則死之。鼯為斷矣。又以本邦今日俯察之。春秋之交。新晴之際。陽氣稍動。時有穿地中而行。輒成全壅者。土俗呼宇久呂毛知。亦可以為一證。

農率均田。

傳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除者治也。見周禮山虞注。言農

夫急除田也。

此傳可謂大有逕遑。不切農事也。夫率與準通。均

者平也。呂紀云。田事既飾。先定準直。農乃不惑。月

同鄭玄云。準直謂封疆徑遂也。卽引此經文。孔穎

達謂農率田畷也。未深考也。

獺獸祭魚。坊間本無獸字。今從經傳通解補之。按汲冢至唐月令皆以爲雨水之候。

傳曰。其必謂之獸何也。坊間本謂作與獸作獻。今從舊注及經傳通解正之。下同。

曰。非其類也。祭也者得多也。善其祭而後食之。十月

豺祭獸。謂之祭。獺祭魚。謂獸祭何也。獸祭坊間本作之。獻。今從經傳

通解正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獸祭大之也。之。下同。

王制曰。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陸佃埤雅云。獺

似狐而小青黑色。取鯉於水。裔四方陳之。進而弗

食。世謂之祭魚。

鷹則爲鳩。周時訓爲驚蟄之後十日之候。呂紀月令淮南唐月令大氏同。

傳曰。鷹也者其殺之時也。鳩也者非其殺之時也。善

變而之仁也。孟子曰。亦爲不善變矣。與此同字法。之。仁之之。性也。下之不仁之之同。故

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鳩爲鷹變而之不仁也。故

不盡其辭也。依前章傳例。鳩爲鷹。上當有五月二字。

張華禽經註云。仲春鷹化為鳩。仲秋鳩復化為鷹。故鳩之目猶如鷹之目。所謂鳩諸家未詳何物。按列子曰。鷓之為鷓。鷓之為布穀。布穀久復為鷓。由此說則其為鷓鳩可知也。然斯經及諸紀候之書云爾者。唯是謂春秋氣候之變耳。夫鷹者大雅時維鷹揚之鷹。奮揚之義。季春紀謂鳴鳩拂其羽者。亦可以證也。鳩者帝典方鳩。左氏鳩藪澤之鳩。安也。集也之義。於殺伐之時謂之鷹。於生育之時謂之鳩。一物而兩名。非變其形體之謂也。汲冢以下雖換則字以化字。亦但此意也已。高誘所謂其喙

正直不復驚擊者或然。鄭玄以降諸家共為變其形體者非是。釋鳥及左氏所謂爽鳩者即鷹也。禽經所謂魚鷹者。雖鳩也。可見一物互相稱謂也。誰昔然。陸佃亦謂鷹鷓鳥也。一名鷓鳩。感秋氣則喙鈎善搏攫。應陽而變則喙柔仁而不驚矣。又禽經有鳩生三子。一為鷓之說。則別有一種未可知也。按本經用則字者。與他書小異。孟子苗則稿矣之則同之。兼漸看之意者也。下則字共效之。東坡志林農及雪澤。

傳曰。言雪澤之無高下也。

及者。胤征不及時者。殺無赦之及同。雪澤者。猶雪
釋也。言積雪消釋之餘澤也。周頌曰。其耕澤澤。註
云。言土解也。韻會作釋。斯章言。令農不違東作之
時也。管敬仲云。正月令農始作服于公田。耕及雪
釋。呂紀云。王布農事。畝田舍東郊。月令王下共是
斯章及下初服於公田二章之事也。

初服於公田。
傳曰。古有公田焉。言古者言古者坊間本作者古言錯亂無疑今敢訂之先
服公田。而後服其私田也。坊間本無私字今據楊慎所引補之
楊慎曰。按孟子引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由此觀

之雖周亦助也。今云云。戴氏解言。先服公田。而後服
其私田也。由此觀之。雖夏亦助也。
羅泌云。黃帝制井。楊慎云。伏羲畫卦已有井之象
矣。又引劉貺韋昭之說云。始于黃帝。四家之說各
有證。則朱熹謂商人始為井田之制者。似未深考。

采芸。呂紀月令淮南共仲冬之候曰芸始生
傳曰。為廟采也。
說文云。芸似苜蓿。六書精蘊云。比之于梅。尤為先
春矣。沈括云。芸非一種。葉類豌豆。與七里香不相
似。又拾遺記。咸寧四年。立芳蔬園于金墉城東。有

異菜名芸。薇類。有三種。春夏葉密。秋藥冬馥。實若珠五色。隨時而盛。一名芸芝。色紫為上。蔬味辛。色黃為中。蔬味甘。色青為下。蔬味鹹。以三蔬充御膳。供宗廟祭祀。斯章及二月榮芸之芸。所謂似苜蓿者。辟蠹之芸則七里香也。

鞠則見。

說郭本此下有注云。見一作有。今不取也。

傳曰。鞠者何也。草名也。

草俗本作星。按九月榮鞠。傳作草。則此傳誤可知也。今敢

正之。鞠則見者。歲再見爾。

再見者九月復見花也。

鞠菊古字通。見者謂始見苗也。

初昏參中。

呂紀曰。孟春之月昏參中。月令淮南同。

傳曰。蓋說時也。

楊慎曰。按此言春節也。晉董巴曰。顓帝歷以今之孟春正月為元。其時正月朔且立春。五星會于天歷營室也。冰凍始泮。蟄蟲始發。雞始三號。天曰作時。地曰作昌。人曰作樂。鳥獸萬物莫不應和。又開元歷推夏時立春。日在營室之末。昏東井二度。中古歷以參右肩為距。方當南正。故小正曰。正月初昏云云。魁枕參首。所以著參中也。

鄭玄云。斗建寅之辰也。天官書曰。參為白虎。前漢天文志注云。參三星者白虎宿中。東西直似稱衡。

也。禮記省度云。昏昏時也。中謂南方之中也。月令疏云。月令昏明中星。皆大略而言。不與曆同。但一月之內有中者。即得載之。二十八宿星體有廣狹。相去有遠近。或月節月中之日昏明之時。前星已過於午。後星未至正南。又星有明暗。見有早晚。所以昏明之星不可正。依曆法但舉大略耳。方慤亦云。其間考之。歷法不無小差。要以記時而已。夫中星之有過不及。雖後世之所舉也。既如此。而況上焉者乎。斯經或有不與曆相合者。固矣。以下舉星紀者。皆以此推之。

云斗柄懸在下。

傳曰。言斗柄者。所以著參之中也。

云者。詩歲聿云暮之云同。下云字皆倣之。斗柄者

木北斗第七星。所謂招搖也。懸繫也。加心別之後世

懸之俗也。

柳稊。

稊坊間本作梯。今從禪篇正之。傳同。

傳曰。稊也者。發孚也。

孚者甲孚也。鄭玄月令注云。萬物皆解孚。甲自抽軋而出。是也。

楊慎曰。按易枯楊生稊。註云。根也。榮於下者也。

王弼云。稊者楊之秀也。鄭玄易作蕘。草木初生貌。

正韻云。稊木稚也。合而觀之。戴氏得焉。楊氏所引

則朱熹之說也。周易姑不論焉。斯經是記節物。以授人時之書也。何為舉土中不可輒見之物而徵之為。傅氏之所謂。徃徃以見言之者。亦可以見也。

梅杏柶桃則華。呂紀淮南共亦為二月之候。

傳曰。柶桃山桃也。

楊慎曰。逸周書時訓曰。驚蟄之日。桃始華。月令始雨水。桃始華。

經傳通解曰。傳本柶作施。註云。爾雅施掇。郭璞云。

白掇也。樹似白楊。而無有訓。山桃者。爾雅柶桃山

桃者斯。唐韻亦云。柶桃者山桃也。然則柶當作柶。

蓋傳寫之誤也。或柶作施。施。音通。因以致誤。六月。煮桃之傳效之。若夫戴氏為三物。楊氏為四木。

未知孰是。又盧翰云。桃有多品。其曰花者。小於衆

桃花。多實。小不堪啗。唯堪取仁。此正始華之桃。埤

雅作小桃華是也。

媿蕩。媿蕩俗本作緹縞。今從集韻所引正之。傳同。

傳曰。蕩也者。莎落也。俗本脫蕩字。且落作隨。今媿也。並據集韻所引補正之。

者其實也。先言媿而後言蕩者何也。媿先見者也。

媿與蕩通用。並田黎切。草木初生貌。晉書郭璞傳

云。蘭蕙爭翹。謝靈運詩云。草木蕩。釋草曰。蕩候莎

夏小正經傳

卷之部

十一

田疇室癘

則朱熹之說也

周易姑不論焉

斯經是記節物

以授人時之書也

何為舉土中不可輒見之物而徵之為

傅氏之所謂徃徃以見言之者亦可以見也

說文曰。藹一名侯莎。爾雅翼曰。莖葉似三稜。根周匝多毛。謂之香附子。一名雀頭香。爾雅疏云。廣雅香曰。地毛莎藹也。夫媸讀為實者。諸書固然。然於斯章則訓草木初生貌為是。亦但所謂不可以文害意者也。以今日觀之。斯月香附子出莖。而未有見實者矣。

雞桴粥。

汲冢作雞始乳。呂紀月令。唐月令。並作雞乳。淮南作雞呼。卯共為十二月之候。

傳曰。粥也者。相粥之時也。或曰桴嫗伏也。

伏坊間本作伐。今從

稗篇正之。粥養也。

桴與孚通用。或作桴。說文云。卵孚也。方言云。雞伏

卵而未孚。是也。粥與鬻通。即鬻也。太玄經曰。好嫗

惡粥。樂記曰。羽者嫗伏。毛者孕鬻。蓋散則通

○二月

往稷黍禪。

傳曰。禪單也。

或云單。禪之訛。

金履祥曰。稷復種也。

復與覆通。

楊慎曰。尚書考靈曜曰。主春者鳥星昏中。可以種黍。與此不同。蓋緯候之書出於漢代。與古或不合也。今南北地宜亦有早晚不同。

尚書帝命期曰。春鳥星昏中以種稷。夏火星中以

種黍菽。許慎云：黍者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南故謂之黍。六書精蘊云：禾之高而黏者，从禾立類。與下象其粒細而團結多。嚴粲云：黍有二種，黏者為秫，可以釀酒，不黏者為黍。如稻之有秈糯也。雅翼云：黍大體似稷，故古人併言。群芳譜云：黍一名秬，黑黍一名秠，一稔二米。有黃白黎三色，米皆黃。比粟微大。北人呼為黃米。齊民要術云：凡黍稷新開荒為上，大豆底為次，穀底為下。地必欲熟。再轉乃佳，若春後再勞為良。一畝用子四升。三月上旬種者為上時，四月上旬為中時，五月上旬為下時。夏種黍稷

與植穀同時。非夏者大率以椹赤為候。

諺云：椹厘厘種黍時。

燥濕候黃塲。種訖不曳撻。常記十月十一月十二月凍樹日種之，萬不失一。凍樹者，凝霜封著木條也。假令月三日凍樹，還

以月三日種黍，他皆倣此。又引汜勝之書曰：黍者暑也。種者必

待暑。先夏至二十日。此時有雨，疆土可種黍。一畝三升。黍心未生，雨灌其心。心傷無實。黍心初生，畏天露。令兩人對持長索，槩去其露。日出乃止。夫耨之為覆種者，通訓也。然此則鋤而椽塊之謂也。莊子則陽篇曰：深其耕而熟耨之。高誘云：耨椽塊推也。禪與墀通。韻會云：除地曰禪。項氏云：除地為墀。

後改曰禪神之矣。封禪之禪。東門之墀。其義皆同。凡欲種黍者。先易墀彼地。而待凍樹之期。乃播蒔也。經云爾者。是以明月將種黍於彼。預開荒除地也。五月言心中種黍者。所謂下時種也。予昔日在田野。數就古農家而輒訪焉。本邦稼黍之道。與要術所言者。昭合。且自古山埜之萌。稱珍味。必舉日本一黍圓團。此言雖俗。可以徵雅也。

初俊羔助厥母粥。

傳曰。俊也者大也。粥也者養也。言大羔能食草木。而不食其母也。羊羔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繼之也。

或曰。夏有煮祭。祭也者用羔是時也。不足喜樂。善羔

之為生也。而記之與。羊牛腹時也。腹與伏通。坊間本

羔之善作喜。今並從經傳通解正之。

初者猶前也。俊者俊秀之義。一云與遂通。前漢公

孫弘傳云。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群臣遂。注云。言

有次第也。又楚辭九章云。遂次而勿驅兮。如此則

初俊猶曰前度也。許慎云。羔羊子也。此言及此之

時。前乳之羔始能自食。使其母小息也。

綏多女士。日令中春之日會。與文問宮中春。合會。

傳曰。綏安也。冠子取婦之時也。取與通。

金履祥曰。女有家。男有室。所以安之也。

楊慎曰。月令中春之月。會男女。周官中春。合會男女

之無夫家者。與此同。蓋陰陽交合以成婚禮。順天時

也。惟孔子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嫁取者行焉。冰泮

而農業起。昏禮殺於此。又曰。冬合男女。秋班時位。荀

卿霜降。遂女。冰泮。殺止。進垂小正。退違周禮。豈當時

不能守法。或以男女及時盛年。不得限以日月歟。觀

春秋書逆女四時。無譏文可見矣。夫楊慎者。明朝之石儒也。其書波及

本邦者。不為不多矣。而出斯之言者。誠何心哉。抑春秋書之。無譏文者。別有其義在。楊慎且猶不能讀

春秋也。如此。而况其碌碌者乎。道之不明。職之由。此雖不與本經之事。賊夫人之子。亦不小矣。今敢為

蛇足。一隅以示。學者為是故也已。

綏有多義。或為匹行貌。或為求匹貌。衛風有狐綏

綏是也。然是又非正解。其辨乃暫略之。一云安泰

貌。說文云。車中把也。徐鍇云。禮升車以正立執綏。

所以安也。一云盛飾貌。荀子曰。綏綏兮。其有文章。

案合此二義。而子婦冠婚之形容。乃可見也。

丁亥萬用入學。呂紀云。上丁舍。正入舞舍采。正王以萬人。天不姑

傳曰。丁亥者吉日也。此下說郭本。有以于取。萬也者

于戚舞也。學也者。學上坊間本。有入字。大學也。謂今

時大舍采也。時下。一本有吉日二字。舍采。高誘云。舍

夏小正

卷之四

詩

疏云鄭注菜如字高氏則菜為采以釋采即儀禮釋幣黃震云以采為菜傳寫誤耳高氏

金履祥曰此月令所謂上丁舍學正習舞釋菜也二

月不必有丁亥豈或以干取丁以支取亥歟

楊慎曰詩疏云萬為舞名者武王以萬人定天下故

象之今小正已有萬舞之說則不起于周也可見況

虎賁三千人已有經典可據則詩疏謬矣

夫萬為干戚舞韻會亦云孔穎達獨得其說邶風

曰方將萬舞疏云萬者舞之總名也其所以為舞

之總名者予別有考證今不贅之

祭鮪

呂紀月令淮南共三月紀有薦鮪於寢廟之令

傳曰祭不必記記鮪何也鮪之至有時美物也鮪者

魚之先至者也而其至有時謹記其時小雅云物其有矣唯其時

矣傳得其旨哉得其旨哉

蟲魚疏云鮪魚形似鱸而色青黑頭小而尖似鐵

兜鍪口在頷下其甲可以磨薑大者長七八尺益

州人謂之鱣鮪大者為王鮪小者為叔鮪更小者

名鮪子肉色白味不如鱣也本草鱣魚一名鱠魚

一名鮪魚一名碧魚陳藏器云鱣生江中背如龍

長一二尺時珍云出江淮黃河遼海深水處亦鱣

屬也水經曰鮪出鞏穴直穴有渚謂之鮪渚張衡

賦云。王鮪岫居。左思云。嘉魚出於丙穴。何孟春云。丙日嘉魚出穴。宋祁筆記云。莒公言河陽出王鮪。即今黃魚也。每春二月出石穴。逆河而上。人乃取之。官以為鮓獻御。

榮莖采繁。坊間本作榮黃菜色。今從經傳通解正之。

傳曰。莖菜也。或脫名菜下。繁由胡也。以上四字坊間本作菜繁田胡。

繁五字今從經傳通解訂之。下由字同。由胡者繁母也。草木疏云。蟠蒿一名游胡。博雅

云。繁母莠勃也。按游由古字通。繁母莠勃也。以上五字俗本作繁萬勃也。四字今從博雅正

之。又陸璣疏引此傳。繁由胡以下十五字作繁游胡游胡旁勃也。八字經傳通解旁勃作方物。共音轉已。

皆豆實也。故記之。豆籩豆也。

榮者華也。釋草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下榮字皆同。詩古義云。莖菜名。先文云。根如薺葉如細柳。烝食之甘。爾雅齧苦莖。郭璞云。今莖葵也。葉似柳子如米。肉食之滑者。一曰黃土子。唐本草注云。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莖菜。葉似藪。花紫色。莖汁味甘而言苦者。古人語例。猶甘草謂之大苦也。內則云。莖苴枌榆。公食禮。銅苴皆有滑。注云。滑莖苴之屬。又晉語驪姬寤於酒。寤莖於肉之莖則烏頭也。不可混矣。繁一名由胡。又稱白蒿。本綱云。白蒿二月發苗。葉似嫩艾而岐細。面青背白。其莖或

赤或白。其根白脆。采其根莖。生熟菹曝皆可食。蓋嘉蔬也。

昆小蟲抵蝼。

傳曰。昆者衆也。由魂。魂也者動也。

由與猶通。大玄經云。魂。魂萬物。白虎

通云。魂猶。猶。行不休於外也。坊間本由作田。下魂作螺。動作動。今並從經傳通解正之。小蟲

動也。其先言動。而後言蟲者何也。萬物至是動。

俗本脫至

字。今從華本補之。

而後著。抵猶推也。

抵坊間本作括。今抵從經傳通解正之。蝼

卵也。為祭醢也。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取必推

而不言取。

不必俗本作必。小澤文明云。顛倒莫可疑者。今敢從之。訂之。

昆與混同。衆多不可得而別之義也。斯之時見衆

小蟲蠕動。而後取螿卵以為醢也。是亦先王取有用。而不殘害無用之用心也。可見仁及萬物也。螿子為醢之事。魯語亦云。且北戶錄。廣人之螿子醬。即是也。

來降燕乃睇。

汲冢曰。春分之日。玄鳥至。呂紀。月令共曰。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太牢祠於高禖。

傳曰。燕乙也。降者下也。言來者何也。莫能見其始出

也。故曰來降。言乃睇者何也。睇者

稗篇無睇者二字。

眇也。眇

者視可為室者也。百鳥皆曰巢。燕言室者。操泥而入

人之室也。

燕言以下十二字。坊間本作突。穴取与之室何也。摻泥而就家人人內也。十七字。今

從說郭本訂之。

剝鱓。

乃者與則字其意大氏相同。下乃瓜注宜參考。

傳曰。以為鼓也。

集韻云。鱓音駝。與鼉同。說文云。魚名。皮可冒鼓。小雅鼉鼓逢逢。蟲魚疏云。鼉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鷲卵。甲如鎧。今合藥鼉魚甲是也。其皮堅厚。可以冒鼓。本草鼉一名鮑魚。與蛇鱓之鱓自別。蛇鱓之鱓音善。荀卿所謂蟹非蛇鱓之穴無所寄託是也。

有鳴倉庚。

汲冢曰。驚蟄之後五日倉庚鳴。呂紀月令淮南共亦為二月之候。

傳曰。倉庚者商庚也。商庚者長股也。

金履祥曰。黃鸝也。

楊慎曰。按釋鳥與戴說同。郭璞云。即犁黃也。李邵云。一名楚雀。方言云。齊人謂之搏黍。今之布穀也。布搏聲相近。謂之搏黍。以聲呼之。此鳥當名搏穀。

爾雅曰。皇黃鳥。倉庚商庚。鷲黃楚雀。陸璣云。黃鳥鸝鷯也。或謂之黃栗留。幽州謂之黃鸝。齊人謂之搏黍。周人謂之楚雀。秦人謂之黃鸝鷯。淮人謂之黃伯勞。夫爾雅而下諸書。釋倉庚者紛紜也。既如此。而為鷲之種類乃一也。若夫形狀大小等。則從

方土而有矣。學者辨其大體。而其小形出入可也。故夫子但曰多識於鳥獸。艸木之名。而未嘗曰知其形狀。可以見也。或云布穀者鳴鳩也。與黃鸝自別。楊氏強為附會之說。不可從矣。按鷺一名搏黍。鷓鴣亦名搏黍。同名異物也。鷓鴣為搏黍。見埤雅。榮芸時有見稊始收。

傳曰。有見稊而後始收。是小正序也。小正之序時也。皆若是也。稊者所為豆實。

稊者芸之稊。芸既榮。時復有後出之莢也。收者拾收之。以為豆實也。芸稊並前見。時有楊氏注。時有

俊風云。非恒也。下倣之。單用有字。亦猶有此意。

○三月
參則伏。

傳曰。伏者非亡之辭也。亡坊間本作忘。今從稊篇正之。星無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曰伏。

廣韻云。伏者匿藏也。大禹謨。嘉言罔攸伏。小雅。鸞雖伏矣。共此義也。

云攝桑。呂紀月令。淮南皆曰。后妃齊戒。親東鄉躬桑。

傳曰。攝桑而記之。急桑也。攝桑坊間本作桑。今從稊篇訂之。萎楊。

傳曰楊則花而後記之。

萎與萎通。萎蕤古或作萎蕤。垂貌。言柳條綏綏然。

花葉共盛之時也。

羴羊。

傳曰羊有相還之時。其類羴羴然。集韻云羴羴羊相逐貌。說郭本然下。

有羊怪寒散處天將熟羊乃環聚十二字注予聞之古老本邦丹波等山中麋鹿亦有如此注文所云

者記變爾或曰羴羴也。羴者羴觸也。易曰羴羊觸藩。

穀則鳴。

傳曰穀天螻也。爾雅

揚慎曰說文云螻一曰穀。今按古今注螻蛄一名天

螻。一名穀。一名碩鼠。有五能而不成伎術。

方言云螻蟪謂之蟪。自關而東謂之螻蟪。或謂之

蝻蟪。或謂之蝻蟪。梁益之間謂之蝻。或謂之蝻。或

謂之蝻。秦晉之間謂之蝻。或謂之天螻。本草云。

天螻穴土而居。有短翅四足。雄者善鳴而飛。雌者

腹大羽小。不善飛翔。吸風食土。喜就燈光。本綱古

今注博雅共釋之各有得失。四月鳴。螻之解宜參

看。

頌冰。呂紀月令共云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

傳曰頌冰者分冰以授大夫也。

左氏傳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西陸朝覲而出。其藏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乎取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按詩傳引之。於是乎用之。其藏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弧棘矢以除其災。其出入也。時食肉之祿。冰皆與焉。大夫舍婦喪浴用冰。祭寒而藏之。獻羔而啓之。公始用之。火出而畢賦。自舍夫舍婦至於老疾。無不受冰。邠風曰。二之日鑿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而東豔之。飲也。其

采藏。識坊間本作識。今從稗篇正之。傳同。

傳曰。識草也。

據傳例。草下或脫名字。

本草曰。苦識即苦參。一名苦骨菜。似槐花黃色。結角如蘿蔔子。內子二三粒。如小豆而堅。根味苦。神農本草經云。苦識一名水槐。或云。菜有苦識即苦耽也。敗漿酸漿亦名苦識。同名異物也。

妾子始蠶。執養宮事。

此章俗本分為二段。今詳文義。不可分離也。且鄭氏引以注月令。亦

以二句為一意。因合為一章。傳同。

傳曰。先妾而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事自卑者始

也。言字以下七字。俗本作言自卑事者始六字。經傳通解注云。傳本曰。當云事自卑者始。或無也字。由

此觀之。舊本始下有也字。可知也。今據而補正之。 執操也。養長也。

妾者卑賤之稱也。左氏傳所謂蠶妾。又共姬之妾皆同。五行志云。處妾遇之而孕。注云。處妾童女也。妾子猶曰婢子也。戴氏別之拘泥也。執者固執之執也。養讀如字。宮事即蠶事也。云爾者。以尊嚴后妃之所舍。謹而執守之也。蓋上章之攝桑。則后妃之所獨。至此乃外內子女。與此事之時也。呂紀。月令。淮南共曰。后妃齊戒。東鄉親桑。禁婦女無觀。省婦使勸蠶事。蠶事既登。分繭稱絲。效功夫一事。而后妃與妾子之所為。別記之者。古雅也。合而為一章者。叔世之麓疏也。亦可以觀時運也矣。

祈麥實。

呂紀月令淮南共曰天子焉始乘舟薦鮪於寢廟乃為麥祈實

傳曰麥實者五穀之先見者。

斯之時穀之方見者故獨麥耳故言先也

急祈而記之也。

越有小旱。

傳曰越于也。記是時恒有小旱。

恒猶必也孟子國恒亡之恒同列子有必

怒常喜之語亦可以參看

田鼠化為鴛。

汲冢為清明之後五日之候諸家同

傳曰鴛鶴也。變而之善。故盡其辭也。

盡辭者蓋指化字也八月

鴛為鼠變而之不善。故不盡其辭也。

坊間本無八月二字今從說郭

本補

孔穎達云。化者反歸舊形之謂。若為則不復本形矣。漆園云。田鼠化為鴽。高誘云。鴽鴽也。爾雅曰。鴽鴽母。郭璞云。鴽也。鴽與鴽同。

拂桐芭

汲冢以為清明之候。其

傳曰。拂也者。拂

恐非

也。桐芭之時也。或曰。言桐芭始

生。貌拂拂然也。

拂苒苒。古字。通字典云。苒苒茂也。召南蔽芾甘棠之芾。王應麟詩攷作苒。廣韻云。苒音弗。草木翳薈也。月令義疏云。桐有四種。一白桐。一青桐。一荏桐。一岡桐。爾雅曰。蓋華而不實者。其實者謂之梧。

芭與葩同。

鳴鳩

汲冢以下共作

傳曰。言始相侖也。

相侖者言鳩互自呼也。蜀都賦云。有白黿侖黿。李善注云。侖呼也。下

鳩則鳴傳

侖字效之。先鳴而後鳩何也。鳩者鳴而後知其鳩也。

小雅曰。宛彼鳴鳩。毛亨云。鶉鶉也。釋鳥云。鶉鶉鶉鶉。郭璞云。似山鵲而小。青黑色多聲。東都賦云。鶉鶉朝春鳴。是也。孫炎以鳴鳩為鳥名者不可從。其他鳩之種類究多。然戴氏謂相侖則似為鶉鶉。鶉鶉布穀也。布穀又有割麥插禾之名。古來為農候。本邦亦以其鳴為種雜穀之期。則不可謂無據。且

土俗呼加牟已刀利與傳謂相合者汁又是一證。

湟潦生苹。

汲冢至唐月令共苹作萍斯章俗本出七月謹按諸紀候書皆為季春之候且以今日觀

乏無有七月生之苹則錯簡母可疑矣其所以致錯雜者下陳有苹秀之章故也而此則謂浮萍彼則謂陸莘也何者傳馬帝之訓不於此而於彼也今敢訂之

傳曰湟下處也有湟然後有潦有潦而後有苹草也。

釋名云城池無水曰湟潦者左氏行潦之水是也。

然只是為下處淹水可也盧翰云萍無根而浮與

水常平故謂之萍江東謂之藻本草注云萍即楊

花所化一葉經宿即生數葉葉下有微鬚即根也。

夏小正經傳埒解春之部畢

